

廣弘明集卷第十

高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十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十一

周祖巡鄴除珍佛法任道林請開佛

法事十二

周天元立王明廣上事對衛元嵩十

三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十

周武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

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

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

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

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

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

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

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

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

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

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守積蹙者

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俸

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

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

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悻悻譎詭

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

剪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

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

云云

高十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

二

沙門慧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

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高十

三

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遵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

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

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乂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高十

五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佛法事十二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官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

及至大周頡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
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
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
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
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
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秦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
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
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
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
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
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
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
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秦曰理深語
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

高十

六

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
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
地授道廣利無邊見竒則神通自在布化則
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
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
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行之則
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
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
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
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
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
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
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
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

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
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
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
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
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
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
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
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
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
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
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
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
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

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
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
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故事無徵招感無
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
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
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
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
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作久是以虐紂
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
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
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
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
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

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高十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剝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傳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

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鄉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高十二而無二則卞道卞俗是則縑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

其並氣而今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
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
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
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
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
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
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
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
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
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
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
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
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

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
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
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
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
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
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
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
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
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
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
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踈隔容已以美者歡
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
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
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移真

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徃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

高十

十一

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

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獲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縑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

高十

十二

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鷓鴣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

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

高十

十三

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殷勤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

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高十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誣一大德令昇法座十四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

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度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十三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高十
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晉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

十五之一

之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
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
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
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
嵩六條如左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
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
待刑憲謹上

高十

十五之二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
愚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
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
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
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
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悲夫
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
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

豈爲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
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
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
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毅云
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依周之言

高十

十六之一

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
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
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
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
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
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
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
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

高十

十六之二

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
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
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
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
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
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
媵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
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
宰詔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
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
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
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
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
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

高十

十七

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而者哉昔卞和
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
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
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
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
關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叵有衛嵩橫加
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
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
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
例應停棄若以理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
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
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
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
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洎精舍平服殘患

之人濟苦穰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干途一致何止
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
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
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
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
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
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
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
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
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
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牆
繡像旛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
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

高十

十八

何容可負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
饑此之謂也更別徃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
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
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
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
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
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
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怒蒙安樂爲將爲
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
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
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
導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
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
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

商鄙悖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
之馬放牛豎子由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
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
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

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

高十

十九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
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
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
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
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
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
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
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

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
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
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
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
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
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譴
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
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烈文
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
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
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
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
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
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

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
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
教克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
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
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不麝卵廣既
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麝卵之
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
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
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
盡杙

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
虧竊爲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
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
背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
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尅念何
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
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道
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
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
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
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
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
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逄夫之婦

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馱道遠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尚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尊昔丘詞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纓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

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尊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眾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戶八窓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

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
慚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
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
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
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
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
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
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
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
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
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
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
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
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
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

高十

二十三

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
周之帝葉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
聽遠輕舉庸言氣悻寃浮以生冒死乞降雷
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
譯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
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
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
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
可惑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
今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
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
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
殘若此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爲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曰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蹟頓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此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

萬十

二十四

出血即便停棄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培

培薄口切
培樓小阜也

斗

磧

磧七迹切

磧磧

水

中沙

澑

澑蒲沒也

澑

澑別名

澑

澑

石

澑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而

獲幸也

邈

邈遠也

悸

悸其季切

拓

拓他各切

早

義賤

邈

邈遠也

悸

悸其季切

拓

拓他各切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也

澑

澑

澑

澑

澑

澑

澑